



大學章句纂釋

全

S.121
K0,24



991
3-1
123.8

本改冬戌甲化 3-11305

古賀精里先生著

大學章句纂釋
大學諸說辯誤

江戸書肆

青藜閣
千鍾房



大學章句纂釋序

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以注四子
然後其義昭晰悉備學者苟能
熟讀詳味身體而力行之則可以
為聖為賢豈待後人之教明哉然
其廣博深微之音有後學未易遠

大學章句纂釋序

達者。是以自朱門高足弟子。既
有論述。宋季元明。以逮今日。未
疏小注。歲月增益。使人有望洋之歎。
於是世之厭煩者。則曰。繭絲牛毛。
彙注之矣。群言淆亂。舍旃勿問。
其於衆說之得失。茫然罔辨。其務

博者。則曰。性理淵海。必須窮探。遂
末從流。遂忘本原。所謂如大軍之游
騎。出太遠而無所歸。比皆是之
二。若胥失之矣。故善學者。先精
讀朱注。以味本旨。次考其彙。或
問語類。以極指歸。終涉末流之說。

以斷當否。授正以破邪。證真以斥
妄。使天下紛糾踳駁之言。皆不能
其鄙。集注之明。若湯沃雪。而鬼燐
燭火之熄。於太陽。然後為得。是豈
易言哉。然四子未疏滿天下。及求
其有助朱注者。則何其寡也。而

雷同剪綴。綴戾尖巧。陽儒陰佛
之流。唯可供一瞥而揮去者。什
七八。則所涉雖猥多。亦不憂其彈
精竭力於此也。櫟性昏鈍。每讀
朱注。苦多疑晦。則參以朱書。及
諸家之說。時有領解。抄備遺忘。

大學集釋
名曰纂釋其係訂正者則別輯
之名曰辯誤大學既成編將以
次及論孟中庸要之所收諸說皆
不出朱注範圍特以昏鈍之質於
廣博深微之旨尤不易遽達姑
援以資發明云此篇恐尚多踈繆

未為定說但秘之帳中不自覺
其差誤幾乎護疾而諱醫故有
商榷者輒出示之時象指摘隨
加刪脩更欲遍就正四方有道之士
未之遑也覽者幸不棄庸淺賜
以錫誨則樸所深望也

寬政庚申九月古賀樸序



凡例

一此二書之成。在十餘年前。當時居門下者。多相傳寫。其後又有刪補。今離散分處者。或疑其有異同。須以此本為正。

一此二書之所名。先生序文中詳之。故不復贅。旁施國讀者。不得已於書肆之請也。

一凡稱先儒。用號。無者用字。其號字不可知。則書其姓名。抄出其著書。則書姓名并書名。

一凡係朱說者。下特載其書目。其他則否。

一此書嚮香阪伯良請授梓。先生不允。蓋以未滿。

其意也。今茲辛未冬，石冢志堅來謀諸予曰：先生折衷諸說以成是書，猶聚狐腋而作裘，窮鄉寒士得之，豈啻挾纊。今獨有謄本而展轉傳寫，不無陶陰帝虎之謬。不如校而印行，公之天下，適書肆求上諸梓，於是合辭得請以授之。先生非靳於伯良而與志堅，盖有待其書之無遺憾云。

文化八年未年陽月

土屋朗謹識

大學章句纂釋

精里古賀樸淳風著 受業

薩摩 石冢崔高
會津 土屋 朗 同校

序 虛齋蔡氏曰：大學二字兼經傳言。章句經傳之章句也。本集註也。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蓋大學與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脉貫通，元只是下篇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今之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已。言章則句在其中矣。序者，序大學之章句所為作也。

大學之書，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虛齋蔡氏曰。

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也

仁義禮智之性 朱子曰。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 大全

氣質 問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朱子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 語類

天必命之 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

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紂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如此。 語類

此伏羲至由設也 穀梁傳曰。繼天者君也。○朱子曰。

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 語類 ○書洪範曰。皇建有極。朱子曰。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

大學集解
○舜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
典樂教胥子

莫不有學 都梁李氏曰此學字統大小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禮樂射御書數說見小學本註

○惕齋鈔說曰節儀節也文藝文也

人生八歲至之外 虛齋蔡氏曰此兼小學大學言民

生兼天子之元子以下○又曰洒掃應對進退等事

人君亦嘗躬行過 景星曰彝常倫理也

俛焉 朱子曰俛字者乃是刺著頭只管做將去底意

思語類

此古昔盛時至及也 白雲許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

為第一節

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顏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

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虛齋蔡氏曰上行下效

謂之風民志一定謂之俗頹傾也敗壞也

時則有若至詔後世 朱子曰及至孔子雖不為帝王

也間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

天命也又曰中庸云太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

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 語類

若曲禮至餘齋 少去聲齋 齋氏夢龍曰支流水之旁

餘制反

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裔。裾之末也。○虛齋蔡氏曰。謂之支流餘裔。見其不全也。

規模節目。朱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語類

作為傳義。虛齋蔡氏曰。蓋作為傳義者。曾氏也。非曾子也。

及孟子沒至鮮矣。泯音閃。鮮上聲。

異端至無實。問釋氏何以高而無實。朱子曰。吾儒更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語類

其他至其間。塞先則反下同。○韓非子。內儲說七術

曰。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又制分曰。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又云。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一切解見經壹是章句下○虛齋蔡氏曰權謀者商鞅張儀之儔○黃氏洵饒曰術數者韓非申不害之徒○晁錯上書云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氏師曾曰百家眾技如農圃醫卜○楊齋仲村氏曰惑世誣民三句總承俗儒以下蓋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術專主功名而百家眾技則不可一言以斷之故以之流二字對上之說二字而語一頓然後總上三項言其通弊以結之

使其至極矣 育眉庚反否部鄙反痼音固○鳩巢室

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白雲許氏曰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虛齋蔡氏曰反覆展轉愈深也沈痼不可起救也○大全曰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五代季世三季見國語五季之稱蓋原此而非昉朱子白雲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

循環 虛齋蔡氏曰環圓物也以其週而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環

實始至歸趣 為去聲趣音娶○虛齋蔡氏曰歸要歸也趣指趣也

然後至有聞 傳去聲復扶又反與去聲○白雲許氏

曰私淑者私善於人。謂聞程子之教於三傳之李氏。顧其至逃罪。輯音集。○張氏師曾曰。間。中間之間。與補傳間嘗。或問間。獨不類。○虛齋蔡氏曰。放散而不序也。失闕文也。采取也。輯。便得次序也。闕。不完也。略。不詳也。

然於國家至補云。白雲許氏曰。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為第三節。

淳熙。朱子年譜曰。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注曰。二書之成久矣。脩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

大學章句纂釋

子程子曰云云。虛齋蔡氏曰。此書乃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故曰孔氏之遺書。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物猶存之謂也。此孔氏自當兼孔子曾子說。如云。老氏釋氏亦非專指。老聃釋迦也。凡為其學者。皆是也。○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

大學之道節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朱子曰這個道理在心裡光明照徹無一毫
不明○明明德是指全体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
靠明德做去○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
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
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
發而推廣之○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
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

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
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
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
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
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
不正身無不脩即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人本來
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
汨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知此明
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
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

天下皆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為欲明之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得常見一个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方分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浣。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

止者。止於是而不遷意。○至善。是只十分是處。○至善猶令人言極好。○九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善字輕。至字重。○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德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止也。○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

大學章句卷一
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個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揩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個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

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入方私意所為。本自有一個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大學首三句說一個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問太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帶補一敬字。以上語類。○白雲許氏曰。太學之道。是言太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大全張氏曰。在猶當也。

大學集註
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
三者○虛齋蔡氏曰大人成人也或問曰此對小子
之學言之○經言至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
明德新民推其至極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太
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章句釋至善既曰事
理當然之極又曰盡其天理之極則所謂事理當然
之極者則物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理之極者即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李氏岱雲曰把至善放在事
上着便是事理當然之極對人欲之私着便見其為
天理之極無有二也○朱良玉集解曰名曰大學者

乃由小子以至成人年漸大了而所學便當如此故
艾千子曰猶言教太人的法子○章句人之所得乎
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惟虛故具衆理是體惟
靈故應萬事是用具衆理應萬事只在虛靈不昧裏
面故下一以字惟其具衆理是以應萬事因下一而
字

知止節朱子曰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
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
得要緊在能字○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
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

之知止。○問知止而后有定。注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何也。曰也。只一般。○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千頭百緒皆有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東去西走。○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安只是無艱脆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事物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

而今人心才不靜時。雖有意去安頓那物事。自是不安。若是心靜。方解去區處。方解穩當。○問靜而后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裡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又曰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問定靜安矣。如之何。而復有慮。曰慮是事物之來。畧審一審。○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仔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問知止是先講明工夫。能慮是臨事審處之功。曰固是。○問知止

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語類○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朱集○陸氏稼書曰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但有先後之序耳若說知得自然行得此是深一層話非此章正意

物有本末節 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芸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

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語類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 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朱子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修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皆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

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格是到那般
 所在○問知知字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上知
 字是体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論樂記物至知知二知字
 ○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
 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
 學者須要窮格得盡○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
 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
 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人多把這道理作一
 箇懸空底物太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
 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

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
 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
 能以行陸此之謂實體○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
 物上窮其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
 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着纖毫
 私意在其中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
 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
 不可著且字其病甚多○誠意正心脩身意是指已
 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身對心
 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内外都盡若不各

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則恐
 懼好樂怠惰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
 用管則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
 用其極○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
 格物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
 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上看來欲與先
 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在○自格物至修身
 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內以及外○問未
 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
 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

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
 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以上語類○朱良玉集解曰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見新民是明明德
 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已天下之
 民有未新即吾明德之量有未滿也

物格而后知至節 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
 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朱子曰看
 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
 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至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
 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却少了他

這意思○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物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以上語類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朱子曰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問大學一書皆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脩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脩身脩身推出做許多事語類

其本亂節朱子答程端蒙曰大學或問所引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朱集

康誥曰節問克明德朱子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

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他人不能
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
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云克厥宅心克明俊德
之類可見或問註

大甲曰節問顧諟天之明命言常自在之如何朱子
曰顧諟是看此也自在是如目存之常知得有此理
不是親眼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便是這模樣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裡莫使他昏昧了
子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顧
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自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

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
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
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
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
不可得矣○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
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
又在久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
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榮爛照在目前以上語類
○虛齋蔡氏曰常自在之此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
莫以帶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不然當曰日常在之

矣。此旨人多不察。

湯之盤銘曰節。朱子曰。苟日新。是對舊染之汙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句。苟字多訓誠字。○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以上語類作新民節。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

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橫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可且熟讀。以上語類○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或曰。章句言振起其自新之民。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使民有以自新耳。大全

周雖舊邦。節。陸氏稼書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其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

新命處有_レ關雎麟趾之精意有_レ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_レ至位育盡性而_レ至參贊是所以_レ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_レ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_レ天下然後為_レ至善也若_レ呆講新命便是教人圍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 朱子曰觀_レ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語類 邦畿千里節 虛齋蔡氏曰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

穆穆文王節 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太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裡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 語類

瞻彼淇澳節 朱子曰琢者以推擊鑿鐫刻玉石使成形質○骨角却易開解玉石儘著得磨揩工夫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恣地縝密○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

大學集解
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誼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太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太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僖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烜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

此以上語類

○李氏岱雲曰語類問道學自脩是詩

人美武公本旨耶抑借其詞以發學脩之義耶。朱子明云武公大段是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可見道學自脩正是詩人美武公本旨如此。到後來盛德至善却說得來大了。故或問乃指聖人言之意其非武公所能當也。總之借詩來說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不覺說到極致盡頭處。正所謂咏歎滢液其味深長。學者奈何死于句下也。於戲前王不忘節。記樂記曰咏歎之滢液之陳皓注

曰咏歎長聲而歎也。滢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之

貌○朱子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類語○親賢樂利

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主之身自注云親

賢或指前主之澤自注云樂○吳氏李子曰烈文之

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

前王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

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人滿其願物物遂其欲由後

王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

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

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含哺

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

樂鑿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

利吾之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不

業想其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不顯哉不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

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

醉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

享太平也鴻雁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

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

大學集解
秋戰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爲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至善傳。大學者所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歟。

聽訟吾猶人也。節。朱子曰。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爲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

斯民自欺之志。以上語類。○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

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爲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卽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白雲許氏曰。本卽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

大學集釋
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
無訟○虛齋蔡氏曰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
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

問嘗竊取程子之意節 問表裏精粗朱子曰須是表
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于
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
又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
妙之病其流必入于異端○粗是大綱精是裏面曲
折處○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
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克無欲害人

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克無欲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
用害人與穿窬固為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
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處 以上語類 ○朱子答黃商

伯曰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到則指吾心所可
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
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
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
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 朱集 ○新安

陳氏曰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
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李氏岱雲曰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此知字指人心本然全體之知說。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知字指一端發見之知說。既莫不有知。却有所不盡。這便含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在內了。既有所不盡。却莫不有已知之理。之可因。這便見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可見此半段都是釋明明德之註語。以明明德之全功。雖必統誠正脩而明之之開端。則已定於格致故也。

所謂誠其意者節。朱子曰。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个虛字看。如正字之類。○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

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處。故其要在謹獨。○或說謹獨曰。公自是看錯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謹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有一帶路。更不著得兩個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為他有个為惡底意思在裡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是不好事底心。是虛。

被那虛底在裡面夾雜更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以上語類

○晚村呂氏曰慎獨句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事註中知為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不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為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間居不肯認真用力自

以為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

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即謂之幾此是私欲挿根

處按仁山金氏曰自欺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者蓋知為善而不能實為之知去惡而不能實去之

是瞞其本心之所知也故曰自欺此解得矣晚村說

知善知惡是致知傳中事及下條有人窺測之意有人

為善去惡之力而曰用好惡之力又以慎獨之獨為

間居獨處之獨並非是其說或誤人故摘之於此

○曰意有人窺測之意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意

意之既動有形迹可窺者人所共知意之初動未有

形迹可窺者人所不知這是欺慊善惡分歧處於此能慎則起脚不差方能由乎正路故此又是誠意下

夫下手處○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實用力此屬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為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為幾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便是惡之萌蘖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善惡意誠則實行其善而已而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

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即誠意亦不是○毋自欺而實用力於好惡此便叫做自家求慊自家的不叫狗外為人的○朱氏良玉集解曰實是慊之幾不實是欺之幾慎而審之正以戒欺於欺之所由作而求慊於慊之所由生也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右甚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便是獨此獨字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獨只是意初發時意直至事為見顯都是人每於獨中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為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

倪即謂之幾。此是私欲揵根處。故曰誠無為幾善惡。慎字著力。即於幾微處。疏滌潔淨。不是空存畏敬大意。註幾字亦不是獨。獨中有幾也。故曰謹之於此而審其幾。此字指獨。本文故字承上直落用功。而註用然其一轉。看見慎獨。又是毋自欺。下手工夫也。所以慎獨二字最重。戒欺求慊是誠意正面事。慎獨是誠意。最先緊關細密事。提出慎獨。最是曾子喫緊為久處。有以獨字混作意字。慎字混作誠字者。固非。然慎獨亦不在誠意外。但是於意之起頭處著力也。集解增損

晚村講義而成說較為詳明此節諸家誤解甚多故仍錄此使人易曉 ○賽合註曰太

凡意念之發。無心冒昧過了。這叫做蔽。不叫做欺。有心揜飾。這叫做欺。人不叫做自欺。唯格致後明知得善。當為惡。當去。而意之發動。不肯實用其力。這不是欺人。正是自家心上瞞昧。故曰自欺。

小人間居為不善節。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

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黃氏貞父曰。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是其獨之積欺。非以閒居為獨也。

曾子曰。節際飛黃氏曰。雖兼善惡而引以明上文。小人則尤側注惡字。一邊惡不可揜。故可畏。善惡不中立。不善即惡。故可畏。若善不可掩。則何可畏之有。富潤屋節。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朱子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

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閒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語類

所謂脩身節。問。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為主。於內。朱子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有

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個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個物事。到別事來到。

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心有喜怒哀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心全德也。欠了些个德。便不全。故不得其正。○心包體用而言。○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類以上語。○虛齋蔡氏曰。或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只言心不正。不言心之用不正。曰心未嘗無用也。心之所

以為心者。只是有這箇用。其靜時特未發耳。故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全在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吳氏因之曰。有所忿懣。則就此有所時。所忿已不當。而此心不得其正了。非必發於外。而後不正也。若說到外面去。而曰不當怒。而怒。當怒而怒之過甚者。便不是。蓋此節論心。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應迹。不得混看。○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心不在焉。節。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裡。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

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拾義理底心。曰。知覺在義理便在此。只是有深淺。○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輯釋云。章句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木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張叔輿曰。敬者。大學之成始而成終者也。而於此方言敬以直之。何哉。蓋敬為心之主宰。則於正心章言之為宜。

所謂齊其家節。或問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朱子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為不率。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教情。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教情他。一向教情便是辟了。畏敬親愛賤惡哀矜莫不自然。故下文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所教情之人。又安知其無善之可愛敬。所謂教情者。只是濶畧過去。○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教情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太意。教情只是一般人所為得人。

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教情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所教情處。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懶與之言。即是忽之之意。○問。教情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縱此語未穩。亦一兩字失耳。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子升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忿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

親愛等身與物接時事○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念憶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見於事為之失以上語類

此謂身不脩節 朱子曰大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看如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且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敬情五者有所辟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嘗謂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脩者無不

是被這四五箇壞

語類

○次崖林氏曰上節天下鮮

矣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繳之曰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晚村呂氏曰此謂身不脩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李氏岱雲曰按本文曰不可以齊則知上文未正說齊家只身不脩不可以齊之也齊家正意却在孝弟

慈與心誠求之裏面亦如上章只說正心工夫心不在則無以檢其身究未說脩身也

所謂治國節 問治國在齊其家朱子曰且只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旬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語類如保赤子節 朱子曰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劉潛夫問齊家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使衆一旬不及孝悌何也曰孝悌二者

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 語類

一家仁節

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教教化中一段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

他牙稅錢古者群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
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語類○虛齋蔡氏曰上文所
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
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
效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
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
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
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次崖林氏
曰使己之所好者暴也而令民以仁則所令反其所

好矣而民不從所令反其所好只承桀紂一句說○
張氏彥陵曰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
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晚村呂氏曰
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
必本於藏身之恕○陸氏稼書曰有諸己指孝弟慈
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或問中辨恕字最深
切著明學者所宜反覆玩味而大全雙峯饒氏曰恕
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
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
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

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此一條說藏身之恕亦最明白。

桃之夭夭節。白雲許氏曰。詩中本言女子能宜家。傳

引此以明學者德化行於閨門之內而使女子能宜家。

進一步說矣。○陸氏稼書曰。桃不指桃花。只是桃身。

所謂平天下節。朱子曰。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化絜矩

處是處置功用處。○絜矩不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須云以己之心度盡億萬人之心。蓋度盡天下之

之心。使各得分願。纔是所以為方。○因何恁地上行

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

彼有是心。亦是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

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裡雖能興起

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問絜矩曰。

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

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

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

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

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于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

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如

東山出車杖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家室之情又欲使九在下者有所感動語類 ○翼註曰此節旨趣

只看矩字從平字生蓋平者均平也有一夫之不獲非平也矩者所以為方也方即平意

所惡於上節 朱子曰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

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

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

後官也左右如東隣西隣以隣國為壑是所惡於左

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

平矣○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

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

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家

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著

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著

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上

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

越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亞夫云務使上下四方一

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所惡於上所惡於下

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右。所惡於左。此數句皆
是就人身切近處說。至於母以使下。母以事上。母以
先後。母以從前。母以交於左。母以交於右。方是推以
及物之事。以上語類

外本內末節。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朱子曰。
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
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語類

楚書曰節。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
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

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
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
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
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圉聞國之寶
六而已。聖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
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
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
蠻夷不能寶也。

舅犯曰節。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重耳且曰寡人間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誓願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誓願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秦誓曰節 朱子曰媚嫉以惡之是狗其好惡之私語類

○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嫉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不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嫉者而捨之是又絜矩之大者○張氏彥陵曰他字宜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的意思譬如身上反添了是一個贅瘤是註然要曉得大臣非真無技能是吳氏只是善藏其意季氏意用盛德如愚的意思○翼註曰一個臣虛說只是是一個大臣耳未定其何如人也作文只論位不可論德

只說一个大臣乃民社之所以安危人才之所以進退者○摘訓曰若有一个臣是假設之言不必端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媚嫉亦是一个臣○玉溪盧氏曰休休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已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已有之不獨不媚嫉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

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嫉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

見賢而不能舉節 朱子曰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斷斷者是絜矩媚嫉者是不能絜矩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

大學集釋
能繫矩以上語類

君子有大道節 朱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驕泰以失之平天下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
只在這些子○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
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
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
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
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以上語類

未上好仁節 翼註曰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之
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蓋終事不重只

引起守財耳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
君者敢生覬覦乎

孟獻子曰節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
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
醬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
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
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甄音緹今大瓦盆屬鄭
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
寒尸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
尸而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 朱子曰人治一家一國尚日
 有照管不到處况天下之大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
 大著人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問絜矩以好惡財
 用媚嫉彥聖為言何也曰如棗弘羊聚斂以奉武帝
 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
 底瞞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
 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媚嫉
 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
 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不特
 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以上語類

○晚村呂氏曰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
 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
 以下數節皆借用又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也

大學章句纂釋 畢

合刻大學纂釋辨誤跋

學庸表章於二程子而闡明於朱子大義精意無復遺蘊矣。然其微奧之旨領會非易。是以私泚之徒。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層出。不能無純駁襍糅之病。初學之矇。將安適從。精里先生每為諸生講說大學。必瀏通衆說。一折衷於章句本旨。點其異而即其同。排其流而究其源。經久遂成斯二書。纂釋以鳩精要。辨誤以正舛訛。然後章句之旨炳星文章雲漢。不為復瘴煙淫霧所蔽。諸生受讀。頗艱。寫錄屢欲捐貲以鈔梓。而先生不之許。頃書賈某又懇乞不止。乃

大學集解序
許之。蓋向之不許。不自是也。今之許。不自私其所得也。魏
貞弇自叙四書纂要曰。學者由此以求。集注之旨。由集注以
求。聖賢之心。與己之心。則解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
之。余於斯書亦云。若中庸有撰著而未脫稿。

辛未冬十月

石原增島固識



3-11305

4 14.420

3-11305

